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總目

卷一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十二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三十一

卷三十三

卷三十四

卷三十五

復初齋文集卷第一

大興翁方綱撰　門人侯官李彥章校刊

周易李氏集解校本序

予於治易頗不勸人專言漢學而獨以李氏集解爲足寶李氏所集三十餘家自孟喜以下大抵多漢學也予篋中細字校本有謀重鋟梓者乞一言序之校本者東吳惠棟所校也惠氏又自爲書題曰易漢學又自爲書曰易述易述之書其稾未竟今之嗜學者或欲爲惠氏補完之予曰盍愼諸愼其補惠書乎愼其演漢學耳漢諸家具有師授奚爲而必愼之愼其支演也由漢學以補惠氏書其必多出於支演者勢也然則曷爲獨寶李

氏集解李氏集解之於漢學也存什一於千百以資後學之詳擇焉則經學之寶也若以供後人之演說則經學之蠹而已矣是在善學者能擇之故李氏之書其爲益匪細也然則校本其有裨歟曰亦在善學者擇焉耳矣况材者竹頭木屑皆實用也治羞者芰之栭蔆椇皆嘗腴也而况漢學之具有師授者哉然而惠氏有踵增之華李氏則有質素而無絢飾也惠氏啟嗜異之漸李氏則有並存而無偏阿也豈惟讀者有不能善擇之防即校者已先有不能闕疑之懼矣吾正以徒寶而秘藏與弗慎而輕擬言者等其戒焉乃不闕不慎之爲弊又在徒寶而不開繙者下矣慎之哉

讀易偶存序

說經之家莫詳於易所最宜愼擇者在漢儒則取象之說卦氣之說也在宋儒則先天之圖卦變之圖也承朱門遺緒者如平庵翫辭雲峰通釋極意釐正矣而於此數大端尚未能釋然也近日白田王氏顧識項氏繳繞於文辭而不及此數端何哉吾里邵厚庵先生著讀易偶存十四卷嗣君楚帆給諫特以示余讀之市月而楚帆屬爲一言方綱於平庵雲峰二家蓋兼取其理前人之緒而每以節齋訓解之約言爲得體也然節齋於古今諸家之說尚多所未審定者則說經之體段與其持擇之精微固不可同語矣先生是書有節齋之簡該兼

有平庵雲峰之剖釋而其謙言偶存之意猶自欿然其未足焉然其大者則在於不信卦氣不信卦變是則尤後學之所宜深味者方綱於先生有世學淵源之舊昔嘗舉邵庵欲問先天之作賦詩記之今復得誦先生手系諸條而於嗣君昆季之校讐籤記兢兢乎篤承庭訓彌可感也故書此以復之

重刻三山林氏尚書解序

林氏尚書全解朱子所稱而宋槧本不可得今西川龍君志在補刻舊籍問序於予蓋欲補通志堂舊刻也通志堂本惟闕其第三十四卷多方一篇今於永樂大典鈔出補之爲完書矣予又告之曰此書洛誥以後舊本

亡失通志本是据其孫畊叟淳祐庚戌所補刻尚有未審正者應將立政篇第三十五卷之八葉第三行末此篇之言三宅句至九葉第六行又一說三字凡三十五行皆刪去之予因而進告曰林氏此書當與柯山夏氏詳解並讀之欲重刻此書則夏氏詳解可同刊也抑又推此以例諸經亦有非必其相輔而足以相備相資者如易則項氏翫辭胡氏通釋可同刊也詩則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可同刊也春秋則程氏分記吳氏纂言可同刊也抑又若易之李氏集解李氏義海撮要春秋之杜氏會議禮記衛氏集說皆當以類相從而同刊之推此以例其餘凡義例相資者皆得使學者並讀之豈不

愈於刻及春秋類對賦者乎

古文尚書條辨序

說經家之彼此互辨也自穀梁子鼷鼠條始也然未嘗以同異攻守相奪也以同異攻守相奪則無若近日治尚書者有閻之疏證毛之寃詞矣近今復有人作一書名曰寃寃詞寃寃相報何日了之吾之說尚書也蓋甚不欲以古今文涉筆端也中間疑義待析者不知凡幾何暇爲此哉每與友論之猶記陽湖孫淵如曰先生意蓋信古文耶愚笑而不答也然一日杭州姚忍齋謂愚曰吾見閻氏駁古文輒爲之髮指噫此則人人具有天良何獨讓姚君爲之髮指哉吾嘗謂說經宜平心易氣

擇言而出之和平審慎而道之彼閻氏若璩者多嫉激不平語今見長樂梁子之條辨頗亦多出嫉激語以敵之然則二者皆嫉激也皆嫉激則豈非皆過歟曰此非梁子之過而誠閻之過也何以言之古文尙書自朱子已疑之吳才老吳草廬以下諸家羣起而疑之愚竊嘗深思覆思古文諸篇皆聖賢之言有裨於人國家有資於學者且加大戴記之有漢昭冠辭小戴記之言曾未嘗弑君不聞有人焉私撰一書駁戴記之非經者況如六府三事九功九敘之政要危微精一之心傳此而敢妄議之即其人自外於生成也必矣自刻於小人之尤也審矣又況其所謂疏證者何疏證之有哉謾罵而已

矣說經者敬愼之事也汝則謾罵耶汝旣謾罵矣何怪夫人之謾罵耶是其咎不在人之覆酬以謾罵而實在乎彼謾罵者之自取之而彼顧不以謾罵自居而靦顏自題曰疏證也是故吾之說經不敢以古文今文一字涉筆也夫然後得以序吾梁子之條辨耳

古文尚書條辨序二

梁子九山每來吾齋談藝極虛衷不以議論嗚於人今其兄子芷林始以所爲古文尚書辨諸條輯鈔來示予再讀而三歎焉毛氏寃詞可不必有而此書不可無也毛氏寃詞之書吾最惡其以程子改大學與歐陽之毀易繫並論程朱皆更定大學古本今用朱子定本實勝二程子本非改也是乃大學定本也豈得與歐陽修毀繫辭同語乎歐陽之誣毀聖人繫辭獲罪大矣又非僅

區區閻若璩之比耳惟其中太過者則十六篇之說不可駁也蓋班氏藝文志云得多十六篇而史記云逸書十餘篇若竟以司馬氏之單括爲正而班志之十六篇爲偶沿劉歆歟不知司馬所云十餘篇者史記偶未詳覈爾班氏亦未嘗詳覈十六篇者則當日考校所得賴此猶足以見孔壁古文篇目多出之實數特班志未言其細目史家紀事而已非以考經也然居今日猶可因此借以見古籍之舊也孔疏援馬融謂十六篇絕無師說亦非疑之之辭乃正以見古文見者之少是致惜之語非外之也今日讀此經知有古文篇數之概足矣其果孰爲眞古文更千萬世孰能起而復理之亦更不必於此間再

下斷語耳況說經以紬繹經義為務此等處勿庸究心焉或無害乎梁子此書如付梓時願以此意附識於末

古文尚書條辨序三

客曰既有諸家爭論古文真偽則豈可不賴善讀者一剖其真邪曰不能也請舉一事以質之許祭酒師賈逵者也其說文明著之曰書孔氏則求其古文莫若說文所引矣嘗取許氏說文所引尚書語以驗之所引周書曰在夏后之詷今書顧命在後之侗若增夏字其可通乎此又必非後來校說文者所能增入也黃公紹韻會引作在後之侗保此或是說文傳寫偶誤入夏字乎然詷作言旁系在言部則非傳寫誤也注詷共也陸氏釋文亦引馬本作詷云共也此則與成王顧命語義不倫矣又毛氏古文冤詞救許氏所引尚書劉劉升雲半有半無此則非

也予見金崇慶間刻集韻引此尚書圖圖者升雲半有
半無第二圖下有者字則知尚書曰圖卽洪範曰驛也
以漢時師賈逵之許氏親見古文矣而其所引實有不
可解如此條者則其他家更何足述乎至後來薛士龍
以古字寫其文輒命爲古文尚書則更名實皆非矣周
官出於山巖屋壁者鄭君謂之故書愚嘗謂周禮儀禮
古字作某今皆具在鄭氏注可禆參考竟當撰禮經古
文考千餘年來未見有人撰此事者而獨於渺不可追
之古文尚書是求也孰易而孰難哉況夫治尚書者並
未欲考真字實欲假此以定其文則誠不揣本而求末
矣乃近今又有作尚書撰異者專摘其中考異之字以
成編則又所不必耳

重刻許氏詩譜序

詩之有譜也原於鄭繼於歐陽而東陽許氏又繼鄭歐陽爲之今吳君得舊刻本又重校而鋟之謂可由此以研精六義之旨也噫其信然耶譜也者譜作詩之時世也其必於三百篇作者時世無一不瞭如指掌而後譜之可也歐陽子以康叔封於殷墟屬之武王時此在北宋時已居然改竄春秋傳史世家矣而歐陽云吾据史記也史記年表起共和時固無武王時之說而衛世家則明言成王封也此篇孟侯朕其弟及乃寡兄之云特周公作誥述先王語意也如因此誤會遂欲追改爲武王所封豈不思武王之世以殷故都付管蔡監武庚也

康叔安得有封衛事乎許氏此譜則大書曰武王元年封康叔孰聞之孰見之哉此開後來不考之漸甚不可也而許譜之謬尤甚者則依魯齋王氏作二南相配圖將儼然以刪定自居乎吳師道序以此稱其善而轉以其不識刪諸國淫詩爲議則何怪今之嗜異者力攻朱儒其亦朱以後諸儒恃理大明而蔑視古籍之弊有以激成之耳東陽此譜特散見於所援詩名物鈔卷中意或存以俟攷乎今必專主此譜以爲研精六義之所自則吾竊不敢附和矣至若王氏詩疑之獘善學者當知之故不具著

詩攷異字箋餘序

本新周生撰異字箋餘因王伯厚詩攷而作也其所攷諸條因有增於伯厚矣然其研經之用意有出於伯厚所未及者伯厚之自序曰述三家緒言及說文爾疋諸書以扶微學廣異義讀集傳者或有攷於斯是其書爲朱子集傳作矣至其後董斯張范家相又廣摭之近今攷訂家若陳啟源惠棟之屬則援据益博而其間致啟嗜異之漸者亦不可不防也往者吾友盧學士文弨以校讐爲職志撰釋文攷諸以綜覈之以方綱淺學竊平心而論說文爾疋之訓詁釋文之音義豁然具存惟在學者善取爾然後來專守宋儒章句者則往往以說文爾疋爲迂遠不足揩也而其專爲說文爾疋之學者又

轉多喜創獲好為立異如惠氏易述毅然改經字以就其所据一家之說以新奇為復古此則欲窮經而反害於經究其致此之由亦未嘗非專守宋儒者有以激成之吁可驚也哉周生此編虛懷審慎不執一說不偏一家其實能斷定者則以俟善學者加詳焉昔者生來吾齋問字於南昌時方編擬以釋文諸卷屬西江勤學之士若萬載辛生紹業浮梁鄧生傳安南城王生聘珍新城魯生肇光嗣光輩博採諸書以勘訂之既而聞吾友盧君有校證釋文鋟板於杭州其業遂未竟今又十年許而周生殫心綴緝能不歧於所趨而有資於研索故吾謂其用意有非伯厚所能盡者而往時區區訂正之

願得籍生之勤篤為我踐之不禁慨然而三歎也

春秋傳說從長序

春秋傳說從長十二卷山陽阮紫坪氏所述也其曰傳說從長者何也曰謙不敢自任也其謙不敢自任柰何曰吾聞諸班氏之志藝文矣曰左氏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而作傳夫後儒之失其眞者皆安其意者也紫坪氏之為是書也蓋先有以見乎聖人所以為是經之旨所謂觀史記據行事仍人道者平易中正而無所岐戾故於日月名字爵地之屬諸儒所執以為例者悉舉而撤其蔀如是則讀是經者之法固已先得矣彼失眞之說惡足以淆我乎然而其述之為書也

不曰吾所已得也第曰就諸家傳說之義從其長而已杜元凱曰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吾每三復斯言以爲義類之實非聖人不能因也國史吏乎得失之原亦非後儒所能度也顧唐宋以後遞闡訓故推而衍之詞意益夥耳學者童而習之至白首而抱遺莫究者逐末而忘本也得紫坪氏之書其庶幾知本矣知其本則弗安其意其謙也蓋其愼也故得其本雖有更說而無自任之弊矣文不拘體者以達意而止弗取乎摹古也讀是書者以紫坪氏讀經之法爲師而勿以前人決疑考獻之作視之則庶幾矣

韋孝廉儀禮章句序

昔黃慶李孟悊有儀禮章疏皇侃有喪服文句義疏其書皆不傳而韋昭臣瓚二家釋漢志說各不同顏監則以冠昏吉凶當威儀之目其信然乎漢志曰禮古經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又曰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劉仲原父以爲七十蓋十七也然則捃其遺事發其緟文復字豈無枝柱相錯者乎禮有統系有別目然其別也皆可以還其始故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吾聞章君治禮之勤二十年於今矣始得見所爲章句者可謂辨於物而知本者也近時杭人吳中林氏亦爲是經章句濟人張稷若氏爲鄭注句讀章君是書又兼綜而條理之嗟

乎自綱領以至節目皆章句也自經禮以至威儀皆章句也豈徒函雅故正文字而已雖一簡一文視如全經可也蓋其慎也

韋孝廉儀禮蠡測序

予既序韋君儀禮章句君復出儀禮蠡測十七卷予既受而讀之又合其所爲章句者覆讀之曰學禮者師其意而已矣知其意則其禮至今可行也而或者竟欲試肄而行之是泥古之弊也曾是讀古而可泥乎哉今韋君之書於其事同者則以他篇證之於其節同者則以本篇上下章證之經未顯者必析言之禮見於文外者必質言之蓋於儀度節次以至一閉一曲之層遞委折

皆必据其實而求其合穿互對質旁推交通雖當日之
爲小相者或未之過也然予竊有說者韋君之意豈果
以是經之儀確徵諸實迹乎漢書藝文志曰天子諸侯
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
之說夫其不備而瘉於推而致之者亦期於得其意而
已得其意則文可疏也得其意則禮弗襲可也得其意
則禮至今猶行可也昔人奚爲而有無所用於今之疑
乎禮文所臚者有周一代之禮後人不可泥也禮意所
存者萬世同然之義後人不可不知也吾嘗欲參以周
官見二經之合焉又嘗欲參之大小戴記見四經之合
焉此皆韋君所已發其凡者更何庸以贅諸

經義攷補正序

丙申春與丁小疋晨夕過從相質諸經說見所校朱氏經義攷積數十條錄存於篋後十二年秋在南昌重校是書欲彙成一帙而未暇也又後三年方綱按試曹沂登萊諸郡而門人王實齋來相助重加校勘因錄所補正凡千八十八條爲一十二卷竊念先生是書綜覈該貫爲經訓淵藪其於楊止庵周易古今文正其訛舛曰非敢形前賢之短慮誤後學也然則今茲區區附綴之意固亦先生所樂予乎小疋名杰浙江歸安進士實齋名聘珍江西南城拔貢生

徐氏所刻通志堂經解近有以不全本別爲目錄以眩人者故不得不就其原刻次第略舉卷帙原委錄爲目備檢查而已或曰此書未有總序盍序之予應之曰是無庸也當徐氏未入梓時仿宋槧楷書悉用此板樣寫成而後來卻未果刻予前後見數種矣且以諸經如易之李鼎祚集解書之伏生大傳詩之呂氏記嚴氏緝說春秋杜諤會議程公說分紀皆學人所時時取資者此乃尚皆未有也宜廣勸有力者博取精校而彙刻之豈得以此數十種該備經學耶目則宜錄之序則無庸也

經解目錄序二

李生常洽葉生志詵既皆錄前數語於經解目錄前進

而請曰經解久無人作總序先生曷不略筆其概予曰難言哉昔聖人諸經固不計後人爲作傳釋也後人作傳釋又豈好爲此煩言哉誠慮經之不明也乃至有注經而經反因以晦者故讀者有舍經從傳之說焉有以經訓經之說焉夫謂以經訓經則所立不偏矣信無弊矣然而經有各見之時地有各見之指歸若必以彼經所云即此經也將執一而不能權兩安在其立於無偏乎不平心虛衷以研審之而但經語之定執其與舍經從傳者厥獘均也是故通經之難有旁推借證以爲通者有墨守不變以爲通者有融合隅反以爲通者有闕愼以爲通者有其語必博綜前說者有其義不得不申

已說者知通經之難則知讀經解之難耳

經解目錄序三

二子又進而語曰盍悉陳其利獘曰利固難言獘則有之夫以後人讀後人之訓釋其推演滋益日出不窮吾烏從而詳究之惟傳說之最在前者則人所宜敬之慎之伏羲畫卦文王命繫難以語後人也惟吾夫子肇諸十翼此萬古傳注之祖始也乃有宋歐陽修者疑十翼非聖人作其誣謗繫辭傳至數千百言而無一言近於理此則獲罪於聖人即獲罪於天學者顧未詳觀其卷耳未有觀此而不為之髮指者矣歐陽世所稱有道而文者也吾為此語得不譏其過乎然愚又竊有說焉聖

人作春秋賴三傳以考之韓昌黎欲推許盧仝爲有三傳束高閣之語三傳既束閣則更從何處究其終始況韓公亦嘗自笑也盧玉川之書吾嘗於江陽杜氏所輯卷中見之亦有一二可取其厭三傳偶束高閣卻又時復取而讀之未可知也惟一事不得不說者書詩之序即古經之傳也更無在此前者而宋儒必力攻書詩序若蔡傳於康誥多士多方諸篇竟是立意與序爲對敵而攻擊之此則復安用傳注爲乎